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卷六

河 南 邦 豊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葵 註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幾將以爲無樂邪而身

以存而無憂

註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

○ 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註釋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 註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爲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

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今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猶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知之濠上也

註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付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

○ 註論之大體也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歡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歡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以存而無憂

○ 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註釋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 註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爲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

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疏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今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黃悅目宮商娛耳若得之所下者貧賤大惡也

疏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羨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

○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得爲苦既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註內而形者知足而已

疏夫富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敢用何能盡內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註故觀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夫位高慮遠祿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獻可替不勞形休心無時繫息其爲形也

不亦疏乎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

榮也

疏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毒考而精神惛闌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非疏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

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註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註唯中庸之德爲然

疏蹲循猶順從也夫爲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強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註故當緣督以爲經也

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遺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爲心以色聲爲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誼誣然如將不

得已

註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疏誣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

競所歡樂者無迄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
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懷而恣物耳

疏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爲上樂而莊生
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

註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

疏以色聲爲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
以莊生言之因虛澹無爲爲至寶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鑑鏡爲樂羨善爲譽

疏俗以富貴榮華鑑金錦玉爲上樂用羨

言佞善爲令譽以無爲恬澹寂寞虛夷爲
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爲樂至譽以無譽
爲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

非

註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

任則定矣

疏夫有爲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
不可定矣無爲虛澹忘是忘非既無是非

而是非定者也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

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

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註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于爲之則

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爲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爲寧
註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爲虛廓而升降
生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耽
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乃至
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真符至樂
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爲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

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

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
孰使其然皆自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

既無爲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註若有爲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註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疏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爲虛廓而升降
生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耽
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乃至
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真符至樂

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疏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既有死亡理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疏箕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益楚瓦缶也

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衣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甕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槩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觀察初始本自

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內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爲生自有遷無變而爲死而生來死往變化

○疏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數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註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諭有情者將今推至理以遺累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慶厯驚動觀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慶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貴在虛忘厯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疏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忘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哀傷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甕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

疏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流記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崑崙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崑崙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脩同世俗而黃帝聖君光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卷六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厯厯然惡之

○疏慶厯驚動觀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崑崙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慶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疏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聚散
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累非眞物者也
死生爲晝夜

疏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能無晝夜

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
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
絕於達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而及我斯乃是
當待終有何嫌惡既冥死生之變故合

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有形擬以馬捶因
而問之

疏之過也慨然無潤澤也檄打擊也馬捶
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
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
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

疏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
命而骸骨爲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疏爲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
而爲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
此乎

疏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
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愧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疏餒餒也或遊學他鄉衣糧乏盡患於飢
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疏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
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疏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
之間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

疏觀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
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
之說乎莊子睡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
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
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

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
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疏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

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間里知識子欲之乎

疏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
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間里頗欲
之乎

髑髏深嘆蹙頬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
爲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

不可損益

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

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生之旨也

疏深頰蹙頬憂愁之貌也旣聞司命復形

反於鄉里於是實愁懶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爲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

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

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沒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縷罐索也夫容小

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爲譬也已

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爲瑞滅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

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爲神鳥非關魯侯

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乃眩視憂愁不敢食一餐不敢飲一杯三

而死

疏夫越然太牢乃羨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

五帝共道高速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疏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

亦猶顏淵以己之學術以教於齊侯非所

樂也

大以魚養魚者宜種之深林迹之境陸游

江湖食之鮮雖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野水陸海沙也鯉沙鯽也鯈白魚子也遼
東南洋自得之矣叢鳥之去宜棲茂林故

洲者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

馬養之法參馬者也亦猶齊侯率已所行

逍遙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讒諂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疏奚何也讒諂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

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既有欣有惡八音何

用為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疏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

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教人如是之道可謂條

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捷蓬而指之曰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各以所遇為樂

疏捷技也從傍之捷冠困於行李食於道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父言百歲者舉

其大數髑髏應在蓬草之下遂拔却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為死以死為生列子則以生為生以死為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為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疏陵也陵馬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生於陵屯則為陵馬

○疏丘阜也陵馬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生於陵屯則為陵馬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疏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陸

疏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蠃蠣之衣

疏蠃蠣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蛤蟆之衣也

生於陵屯則為陵馬

疏屯阜也陵馬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

○疏即變為車前也

陵馬得薺根

疏薺根糞壤也陵馬既老變為糞土也則為馬足

疏糞壤後化生馬足之草根也

鳥足之根為蛴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

疏蛴螬蠅蟲也胥蝴蝶名也變化無恒故根為蛴螬而葉為蝴蝶也

化而為蟲生於窓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鴟掇疏鴟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

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鵠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
爲斯彌

疏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爲斯彌之蟲

斯彌爲食鹽

疏酢甕中蟻蠍亦爲之醯雞第十六

順輶生乎食醯黃輶生乎九猷

疏輶亦蟲

替芮生乎腐蠅

疏並蟲名也腐蠅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

蟲

羊奚比乎不孽久竹

疏並草名也

生青寧

疏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青寧生程

疏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疏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

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

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爲無

識或無識變爲無識或有識變爲有識千

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

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

旨謂之至樂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

註知之所無柰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

脩短莫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毫已上

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

終不貪於分外爲己事務也一生命之所

鍾者皆智慮之所無柰之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

矣

註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

疏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顧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之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河 南

唐 西 华 法 師 成 真 註

外篇達生第十九

善七